

辯證法唯物論

德國狄慈根著

柯柏年譯

辯

證

法

的

唯

物

辯

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之再批判

1931.5.11
28.5.11

一九二九 十七
再初版

辯證法的唯物觀

實價大洋七角

著者 狄慈

譯者 楊東

發行者 崑崙書

印刷者 崑崙書

經售處 各省書

總發行所 上海

重慶路馬安里二〇四號

崑崙書店

根店坊

印檢

注意

本書均貼有本店檢印並加蓋譯者圖章否則即係盜 望各同業

崑 嵩 書 店 出 版 書 目

近刊預告

譯譯譯譯譯譯譯譯	季應定東	會夫尊	達山如武
			得鐵敦敦
李朱張楊李熊錢甯甯			
說綱論判判程基礎			
解史化批進論批教學			
化與物學學之哲基			
論文義唯主會械濟濟			
本界會機主濟濟國國			
資世社機經經國			

辯證法的唯物觀目次

譯者序言

狄慈根之生平及其哲學

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純粹理性或思惟能力一般

第三章 物之本質

第四章 形而下的科學中理性之實踐

第一節 原因與結果

第二節 心與物質

第三節 力與質

等五章 實踐理性或道德

第一節 睿智與合理

第二節 道德與正義

第三節 神聖

譯者序言

1931年
新亞大學
序

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的問題，（前者是認識論，後者是道德觀。）是幾千年來東西學者聚精會神所論究而得不到究極的解答的問題。得不到這兩個問題的究極的解答，便不能建立正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東方思想匯合之區，東方思想的惡魔，便掌握了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

尤其是現在的青年，是未來的舞臺上的主角，目下却也陷在東方思想的迷魂陣裏，到處都是煩悶的呼聲，到處都是苦惱的痕跡，而找不到他們的確切的出路。現在介紹這部書與中國的青年們見面，或許就是青年的生
活之指針，我以為。



人們得不到這兩個問題的究極的解答，是因為人們有所「蔽」。

要得到這兩個問題的解答，固然要「解蔽」，就是要充分地把握這部書

，也必得要『解蔽』。

人們第一是爲其所研究的專門的領域所『蔽』。在這一專門的領域以內，他能運用歸納的方法科學的方法以研究在這一領域以內的問題。他若出了這一領域遇到抽象的問題，遇到論理的問題，他便以『解垢同異』的詭辯，而代替明確的事實，他便從歸納的科學的方法轉變而爲玄學的方法演繹的方法思辨的方法。所以在他的專門的領域以內，他縱能橫行闊步，爲所欲爲；然而在這一領域以外，便只是暗中摸索，愈摸索而愈糾紛。我們要得到這兩個問題的解答，要了解這部書，便要解除這一個『蔽』。

人們第二是爲其所屬的階級所『蔽』。屬於他這一階級的利益，便認爲是絕對的利益，屬於他這一階級的道德，便認爲是神聖的道德，其他如思想制度等等，都莫不如此。要之，他只看到他所屬的這一階級，沒有理解其他的階級，——實際上，連他這一階級都沒有充分地看到。惟其如此，所以什麼絕對真理，什麼永遠真理，都一一因而發生了。我們要

得到這兩個問題的解答，要了解這部書，便要解除這一個『蔽』。

人們第三是爲時空所『蔽』。他每每以他所生的地方所在的時代爲標準，以估計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時代。他不知道每一地方每一時代，都有其一部分之真理，也都有其一部分之謬誤。有時他只見到他一地方或他一時代的謬誤，却沒有見到其真理，他便栩栩自喜，倨傲狂妄，而鄙棄一切。有時他只見到其真理，却沒有見到其謬誤，所以他每每嘆賞人家的成果，羨慕人家的所獲，自己却卑怯委縮，不敢邁進。我們要得到這兩個問題的解答，要了解這部書，便要解除這一個『蔽』。

人們第四是爲其所定立的體系所『蔽』。學者每每野心勃勃，企圖以一個體系去概括宇宙的一切，去包含森羅萬象，古今來的大哲學家，就是爲得這一點而負盛名，也就是爲得這一點而不澈底。就是哲學界的巨擘運用辯證法的黑智兒(Hegel 1770—1831)，也爲這一體系所『蔽』。昂格斯(Engels)在其所著的路德維希·費兒巴黑與古典哲學之終結(Ludwig Fe-

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Philosophie)一書上說道。『……

以上所說的發展，黑智兒並沒有達到這樣的明白。牠（按即指發展）是從黑智兒的思惟方法所發生的必然的結果。然而黑智兒自身却沒有將這一結果，引到這樣的鮮明。這一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他（按即黑智兒）以形成一種體系爲必要的緣故；並且這一哲學體系，依從來的要求，不得不以某種類之絕對真理而完成之。……從而黑智兒體系之全部獨斷的內容，便是絕對的真理，而與他的（黑智兒的）消滅一切獨斷的辯證法的方法相矛盾；所以革命的方面（黑智兒哲學的革命的方面）便被其佔優勢的、守的方面所窒息。」黑智兒尙且如此，其他的哲學家更不用說了。我們要得到這兩個問題的解答，要了解這部書，便要解除這一個『蔽』。

我還記得譚復生在仁學上面，說過一句『衝破羅網』的話，現在我借用他這句話，希望一切的讀者，衝破一切羅網，確切地把握這兩個問題的解答，把握這部書的真意。

辨證法的唯物論不是從固定上不是從靜的方面以觀察宇宙間的森羅萬象，而是從動的方面從發展中從變化中以觀察宇宙間的森羅萬象。所以宇宙的一切，生而又逝，逝而又生。所以時空之一點一刻，都發生新的變化。所以宇宙間不變的東西，只是無限的變化；並且變化自身，也沒有同一的。然而辨證法的唯物論之所謂生而又逝逝而以生，却不是如普通所謂循環論一樣，指從某一出發點出發而復歸于某一出發點的循環而言；也不是說，發展的結果，全是新的東西，而不含有以前的舊的東西。

辨證法的唯物論只是說：從正(Thesis oder Position)反(Antithesis oder Negation)對立的消解中，必然地生出的變化，這新的變化，固屬不是以前的東西了，然而其中却多少含有以前的成果。讀者對於這一點，務必充分地把握，不然，便會發生許多誤解。

長

★

★

長

★

狄慈根在這部書內面三番四遍地告訴我們的，就是我們的思惟能力，能從獨特的東西發展為一般的東西。這一句話，是他全書的精萃。所謂獨特的東西，便是具體的事物，個別的事物。所謂一般的東西，便是抽象的東西，便是普遍的概括。前者為獨特的對象，後者為一般的概念。人類之所以能從森羅萬象中以求其一致，人類之所以能從多樣性中以求其單一性，人類之所以能從繁複的現象中以求其單位，便全在於這一發展。

馬克司與昂格斯在其合著的神聖家族 *Die heilige Familie* 又名批判的批判之批判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中說道：『若是我從現實的蘋果，梨子，莓，巴且杏中，形成一個抽象的觀念——果實，若是我更進一步，從現實的諸果實中所得到的我的抽象的觀念——果實，是存在於我以外的本質，是梨子，蘋果等之真實的本質，那末，我可以說明——思辨的表明——果實就是梨子，蘋果，巴且杏等之實體』。這就是說，縱令蘋果，梨子，莓，巴且杏等等各種各樣的現實的果實，各自不同，然而我們的思

惟能力，却可以概括蘋果等等于果實——一般的東西——概念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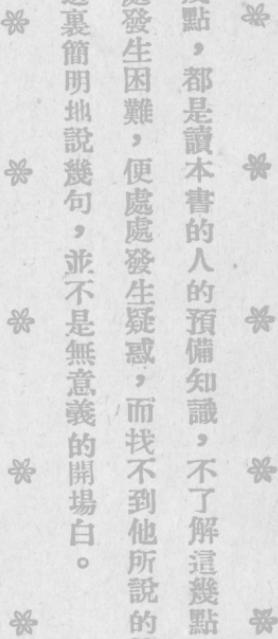
所以一般的東西，就是從概括作用（思惟作用）所得到的一個抽象的概念。狄慈根在本書各章中，不拘其討論物質與精神，力與質，抑或討論道德上問題，他都運用這一方法，以得到一個最終的結論。一切二元的對立：如原因與結果，本質與現象，本體與屬性，精神與肉體，力與質，真理與謬誤，思惟與存在，唯心與唯物，合理與不合理，利與害，以及善德與惡行等，他也用同一的方法，使之消解。這一點是本書最重要的地方，請讀者聚精會神地把握着。

* * * * *

狄慈根根據這一方法，所以他在本書中，稱心的作用，有時爲思惟能力，有時爲理解能力，有時爲思惟過程，有時爲理解過程，此外如頭腦工作，如思惟活動，如理解活動，如理性批判，如認識，如知識等等，要之都是用相異的術語，以表明同一的東西。所以他在序上首先告訴我們，

不要拘泥于文字，而要領會他所說的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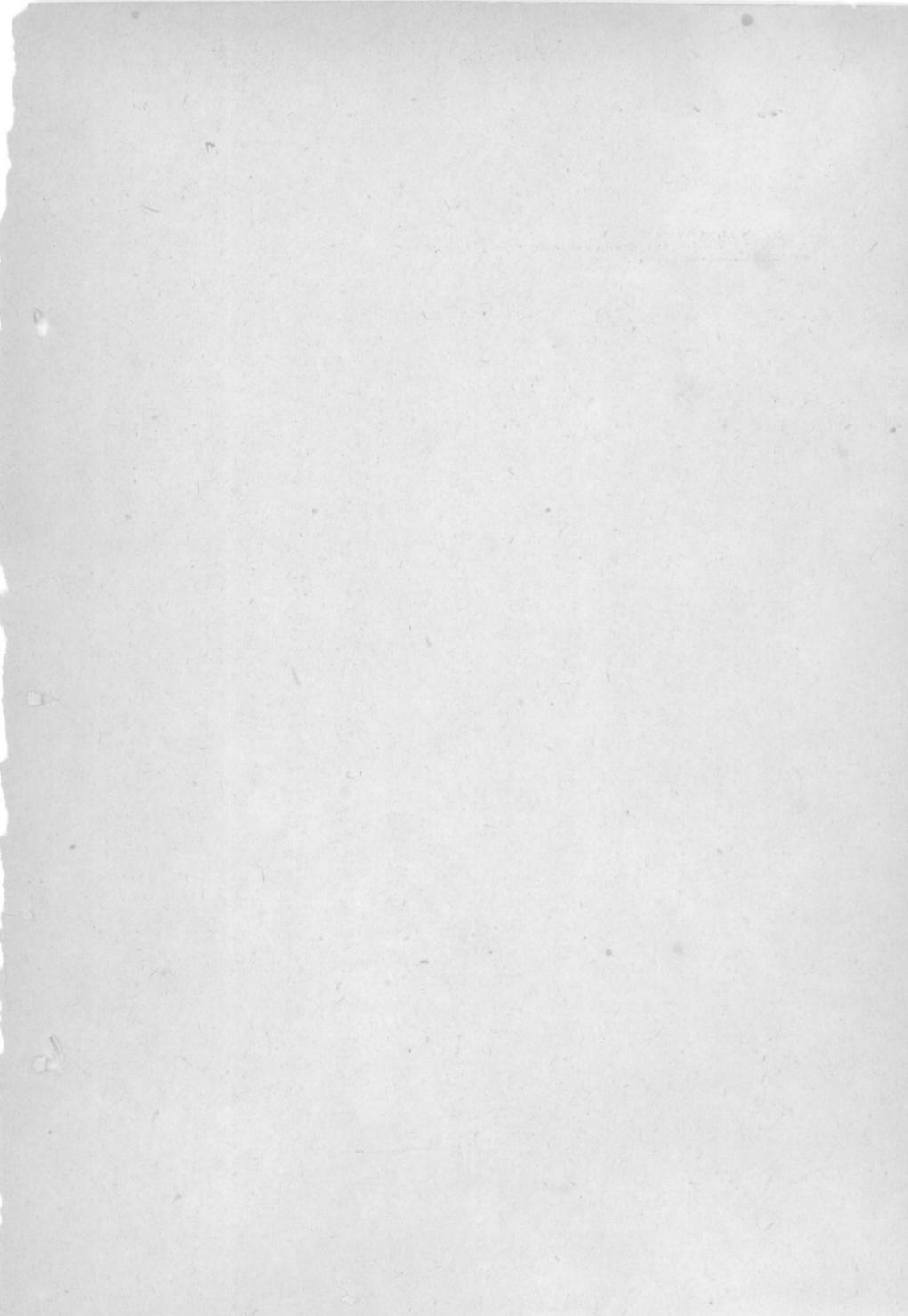
以上幾點，都是讀本書的人的預備知識，不了解這幾點，以後讀本書時，便處處發生困難，便處處發生疑惑，而找不到他所說的真意之所在。所以我在這裏簡明地說幾句，並不是無意義的開場白。



本書原題從一個勞動者所見的人類的頭腦工作之本質(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Kopfarbeit. Vom einem Landarbeiter)，下面有一個小題，爲『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之再批判』(Eine abermalige Kritik der reinen und praktischen Vernunft)。溫德曼(Ernest Untermann)的英譯本叫做 The Nature of Human Brain work 山川均的日譯本，改題辯證法的唯物觀。現在借山川均改題的書名，題爲辯證法的唯物觀。
全書共計五章，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及第五章之第三節是我譯的，其

餘是張君譯的；不過譯時彼此都校閱過，所以其中並無出入之處。其他附註及按語，都是我增添的。我們自認譯筆艱澀，甚盼有人指點我們的錯誤，以便再版時改正。最後還向讀本書的人介紹一本著作，即崑崙書店出版的現代世界觀。現代世界觀與本書是姊妹篇，讀本書的人，最好先讀現代世界觀以爲讀本書時的預備知識。

楊東蓴於東京旅次 ●



狄慈根之生平及其哲學（註二）

一、

觀物唯的法證篇

製革匠約瑟夫·狄慈根(Josef Dietzgen)生於一八二八年十二月二日。德國哥隆(Koeln)附近美麗的錫格河(Sieg)傍的布南堡(Blankenburg)。幼年曾入烏克亞特(Uckerath)地方的國民學校及哥隆的高等小學，後來他父親又送他在烏克亞特拉丁語學校讀了半年；但是他從來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他父親在烏克亞特開設一所製革工場，從一八四五年至四九年之間，他都在這所工場作工。他工作時，每每利用閒暇，閱覽哲學經濟學文學一類的書籍，而且沒有從過教師的指點，就學會了法文。一八四八年，參加當時的德國革命運動，失敗後，翌年六月亡命美洲。在美洲兩年，從事教師製革匠洋漆匠等勞動，以維持日食。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回到德國，依舊在他父親的工場作工。兩年後，和信心最深的加特力教徒